

國學基經義述聞
本叢書
二



書叢本基學國

經義述聞

(二)

王引之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經義述聞第五

毛詩上五十一條

維葉莫莫 莫莫葛藟

家大人曰。廣雅曰。莫莫。茂也。周南葛藟篇。維葉莫莫。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皆是茂盛之貌。毛傳因是刈是穫。而云莫莫成就之貌。因施于條枚。而云莫莫施貌。緣詞生訓。皆非也。莫莫葛藟。猶言維葉莫莫。維葉莫莫。猶言維葉萋萋耳。毛傳。萋萋茂盛貌。

我馬元黃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

卷耳篇。我馬虺隤。我馬元黃。毛傳曰。虺隤。病也。元。馬病則黃。小雅何草不黃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箋謂黃爲歲晚草。黃。元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元。引之謹案。虺隤。疊韻字。元黃。雙聲字。皆謂病貌也。傳言元馬病則黃。失之。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亦病也。猶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也。以草病與人之勞瘁。亦中谷有蓷。嘆其乾矣之意。箋言歲始草元。歲晚草黃。亦失之。爾雅曰。虺頽。元黃。病也。凡物病皆得稱之。孫炎屬之馬。郭璞屬之人。皆非也。孫炎曰。虺頽。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元黃。馬更黃色之病。郭璞駁之曰。虺頽。元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謂之馬病。失其義也。詩言何草不黃。何草不元。以是明之。

薄言有之

芣苢篇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撝之采采芣苢薄言枯之采采芣苢薄言擷之毛傳曰采取也有藏之也掇拾也撝取也枯執衽也擷衽曰擷家大人曰詩之用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廣雅曰有取也首章泛言取之次則言其取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若首章既言藏之而次章復言掇之撝之則非其次矣大雅瞻卬篇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是有爲取也

翹翹錯薪

家大人曰漢廣篇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翹翹與錯薪連文則翹翹爲衆多之貌言於衆薪之中刈取其高者耳傳箋以翹翹爲高則與下句相複廣雅曰翹翹衆也義蓋本於三家

伐其條枚 伐其條肄 施于條枚

汝墳篇伐其條枚毛傳曰枝曰條榦曰枚正義曰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榦相對爲名耳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故傳曰條槲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亦非木名也引之謹案三復文義仍當訓爲有條有梅之條謂伐其條樹之枚伐其條樹之肄耳遵彼汝墳伐其條枚猶言陟彼高岡析其柞薪第七字木名也再以全詩之例考之詩凡言伐木者或直稱爲木爲薪爲林如云伐木丁丁伐木猗猗

矣。析薪施矣。析薪如之何。會伐平林。木也。薪也。林也。皆大名也。或專指其木之名。如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坎坎伐檀兮。葛門有棘。斧以斯之。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薪是穫薪。析其柞薪。樵彼桑薪。芄芄械。薪之樞之。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松柏丸丸。是斷是遷。皆是也。若不舉大名。又不專舉其木之名。而遽云伐其枝幹。則文不成義。傳說疏矣。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箋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此說亦非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猶言藟與女蘿。施于松上。第七字。木名也。詩凡言葛生蒙楚。葛生蒙棘。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樛木。甘瓠纍之。皆實指其所依之樹。不得如箋所云也。

振振公姓 振振公族

麟之趾篇。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毛傳曰。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集傳曰。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引之謹案。公姓公族。皆謂子孫也。古者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字通作生。商頌殷武曰。以保我後生。箋曰。以此全守我子孫。特性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典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大傳曰。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於姓。謂子也。庶姓別於上。卽下文之別子爲祖。日知錄曰。此姓爲子姓之姓。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姓與周禮司儀之云。士揖庶姓者不同。

之言生也。昭四年左傳曰：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杜注曰：問其姓，問有子否。三十二年傳曰：三后之姓，於今爲庶。楚語曰：帥其子姓，從其時享。章注曰：姓，同姓也。始言同姓耳。吳語曰：一介嫡女，執箕帚以咳姓於王宮。卽曲禮所謂備百姓。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章注曰：國子姓，列者，亦非是。衆子姓皆從，得厭飲食。列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羣書治要引尸子發蒙篇曰：家人子姓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姓不和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今本治要姓調作姪，姓姪草書相似，故譌。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姓昆弟之狀。姓今本譌作姪，文選韓子八經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兄弟、大臣、顯賢。史記外戚世家曰：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魏其武安侯傳曰：跪起如子姓。姓，今本亦譌作姪。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漢書儒林傳曰：丁姓，字子孫。廣雅曰：姓，子也。是姓爲子孫之通稱也。公族猶公姓也。莊十二年左傳曰：戴武宣穆莊之族。杜注曰：宋五公之子孫。二十三年傳曰：晉桓莊之族。僂注曰：桓叔莊伯之子孫。成十五年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昭八年傳曰：陳顓頊之族也。注曰：陳祖舜，舜出顓頊。晉語曰：天胙將在武族。韋注曰：族，嗣也。襄十年左傳僂陽，姁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是族亦子孫之通稱也。公子公姓公族，皆指後嗣而言。猶鑫斯之言宜爾子孫也。序曰：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舉公子以統下二章，蓋得

其旨矣。

維鳩方之

召南鵲巢篇。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戴氏東原詩考正讀方爲房。云。房之猶居之也。引之謹案。鳥巢不得言房。方當讀爲放。分岡切。天官食醫。凡君子之食恆放焉。論語里仁篇。放於利而行。鄭孔注竝曰。放。依也。墨子法儀篇。放依以從事。放亦依也。放依之放通作方。猶放命之放通作方也。堯典。方命。圯族。今文。尙書方作放。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攷異。字或作旁。蒲浪切。莊子齊物論篇。旁日月。挾宇宙。釋文引司馬彪注曰。旁。依也。維鵲有巢。維鳩方之者。維鵲有巢。維鳩依之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被之僮僮 被之祁祁

召南采芣篇。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毛傳曰。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家大人曰。詩言被之僮僮。被之祁祁。則僮僮祁祁。皆是形容首飾之盛。下乃言其奉祭祀不失職耳。僮與童通。廣雅曰。童。童盛也。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也。皆謂盛貌也。小雅大田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大雅韓奕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是祁祁亦盛貌也。

素絲五絢

羔羊篇。素絲五紕。素絲五絢。素絲五總。毛傳曰。紕。數也。絢。縫也。總。數也。引之謹案。絢訓爲縫。本於爾雅。蓋

取界域之義。

孫炎爾雅注曰。絨縫之界域。

今釋三章文義。實不當如爾雅所訓。紕絨總皆數也。五絲爲紕。四紕爲絨。

四絨爲總。五紕二十五絲。五絨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紕。次言五絨。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

鄭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絨。絨。今本譌作絨。據雅引此正作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縵。倍縵爲

綬。幽風九罭釋文曰。縵字又作總。然者絨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縵八十縷也。

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縷布。正義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篇曰。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縵。云布

之八十縷爲縵。正與倍紀爲縵之數相合。紕之數今失其傳。案釋文曰。紕本又作佗。春秋時。陳公子佗字

五父。則知五絲爲紕。卽西京雜紀之緝矣。

三五在東

小星篇。嚳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曰。三心五嚳。正義曰。知三爲心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

下章之昴也。五旣非昴。則三亦非參。三旣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引之謹案。文選任昉宣德皇

后令注引論語比考識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飛爲流星。上入昴。又引注曰。

入昴宿則復爲星。

宋書符瑞志不知昴本五星。而以五老爲金水火土五星之精。其說非是。五緯之精。無爲上入昴也。且堯時亦無五緯聚昴之事。

據此。則漢以

前相傳昴宿五星。或有降精爲五老之說。其參之三星。則唐風綢繆傳史記天官書已明著之。蓋參之爲

言猶三也。且昴畢觜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方。若心嚳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嚳在西。不得言三五在

東矣。三五舉其數也。參昂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矣。古人名星多少之數或與今異。如伐三星而考工記曰：熊旗六旂以象伐，則合參之三星爲六矣。營室二星而考工記曰：龜旒四旂以象營室。今本旒誤作蛇，則合東壁二星爲四矣。此古多於今也。參七星而詩以爲三星，昂七星而詩以爲五星，元命包以爲六星，弧九星而天官書以爲四星，此古少於今也。

如有隱憂

邶風柏舟篇：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傳曰：隱，痛也。正義曰：如人有痛疾之憂，引之謹案，如讀爲而，惟有隱憂，是以不寐。非謂若有隱憂也。易林屯之乾曰：耿耿寤寐，心懷大憂，得詩人之旨矣。隱卽憂心慙慙之慙，字或作殷。淮南說山篇注引詩作如有殷憂。文選陸機歎逝賦注：阮籍詠懷詩注：謝瞻答靈運詩注：劉琨勸進表注：稽康養生論注：引韓詩竝作如有殷憂。說文曰：慙，痛也。廣雅曰：殷，痛也。此傳曰：隱，痛也。小雅正月篇：憂心慙慙，彼傳曰：慙，慙然痛也。楚辭九歎：志隱隱而鬱怫兮。王注曰：隱，隱憂也。引詩憂心隱隱，皆其證。又案易林：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以大代殷。蓋三家詩有訓殷爲大者。喪大記：主人具殷奠之禮。鄭楚辭九歎：隱，虹之透蛇也。王注：隱，大也。楚辭哀時命：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王注：亦以隱憂爲大憂。隱一本作殷。炯炯猶耿耿耳。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耿一作炯。

曷維其亡 德音不忘 壽考不忘 不可弭忘

綠衣篇。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曰。亡之言忘也。小雅沔水篇。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正義曰。不可止而忘之。鄭風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箋曰。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秦風終南篇。小雅蓼蕭篇。竝曰。壽考不忘。蓼蕭正義曰。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引之謹案。亡猶已也。作忘者。假借字耳。管子乘馬篇。今日不爲。明日而忘。其號。比于盡仁而遺其身。顏師古注。忘。亡也。並與亡同。淮南脩務篇。南榮嚳恥。聖道之獨忘於已。賈子勸學。曷維其亡。猶言曷維其已也。不可弭忘。猶言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德音不忘。猶言德音不已也。壽考不忘。猶言萬壽無疆也。周語曰。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亦謂令聞不已也。漢書賈山傳。後世而令聞不亡。解者皆失之。

終風且曩

家大人曰。終風篇。終風且曩。毛詩曰。終日風爲終風。韓詩曰。終風西風也。此皆緣詞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旣也。言旣風且曩也。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而風爲曩。風而雨土爲霾。陰風爲曠。以上三句。燕燕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北門曰。終宴專釋此時之文。而亦不及終。風。然則終爲語詞明矣。甫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正月曰。終其且貧。莫知我艱。小雅伐木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商頌那曰。甫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正月曰。終其永懷。又寤陰雨。終字皆當訓爲旣。王風葛藟篇。終遠兄弟。鄭風揚之水篇。終鮮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姬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旣終語之轉。旣已之旣轉爲終。猶旣盡之旣

轉爲終耳。解者皆失之。

深則厲 在彼淇厲

爾雅曰。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邶風匏有苦葉篇。毛傳與爾雅同。戴氏毛鄭詩考正曰。旣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硤。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硤。字又作瀦。省用厲。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邵氏二雲爾雅正義曰。戴伸說文以匡爾雅。其說辯矣。然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世司馬相如劉向。竝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櫂舟航以橫瀨兮。又云。橫汨羅以下瀨。是相如劉向俱宗雅訓。不以厲爲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縣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爲以衣涉水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卽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主於各推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經文。間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尙當

度其淺深。矧居室可踰越於禮義乎。因喻見意。不必見履石渡水之解而傳合於橋梁也。引之謹案。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厲字即承上句涉字言之。故說文以涉爲徒行厲水。義與爾雅同也。列子曰。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宋玉大言賦亦曰。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是厲爲涉水之名。厲者橫渡之名。大也。因而橫行亦謂之厲。漢書陳湯傳。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是也。因而上行亦謂之厲。楚辭遠遊。徐弭節而高厲。大人賦。紛鴻溶而上厲。是也。非謂橋梁也。自當從爾雅以衣涉水之訓爲是。且深則厲淺則揭。相對爲文。若以厲爲橋而曰深則橋。斯與淺則揭之揭文不相當矣。說文以礪爲履石渡水。仍取渡涉之義。非以礪爲石橋也。衛風有狐篇。在彼淇厲。毛傳曰。厲深可厲之旁。案厲謂水厓也。廣雅曰。隤厓也。又曰。隤厓厲方也。又曰。邊厓旁。隤方也。方亦旁也。隤厓厲皆在旁之名。故皆訓爲方。厓在水之旁。故厲可訓爲厓。又可訓爲方。秦風蒹葭篇曰。在水一方。又曰。故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二章言淇厲。三章言淇側。其義一也。水旁謂之側。亦謂之厲。水厓謂之厲。亦謂之側。故魏風伐檀篇。真之河之側兮。毛彼傳曰。側猶厓也。史記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居北頭。廁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蘇林曰。廁。邊側也。案隤曰。廁。解李奇曰。霸陵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案廁與淇側河側同義。北臨廁謂北臨霸水之厓也。劉氏淇厲與淇側同義。猶河干與河側同義。是淇厲爲淇水之厓。非承上淇梁言之。毛以厲爲深則厲之厲。非也。謂毛深可厲之旁則非。而戴以厲爲梁厲亦非也。若水經注所引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自以厲爲水旁則是。是橋梁之名。既非深則厲之厲。又非淇厲之厲。且河厲之名。出於後代。不足以證經也。

濟盈不濡軌

家大人曰。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轆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轆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李成裕曰。案毛傳云。由轆以上爲軌。陸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又引說文。以爲軌是車轍。軌是車軾前。又云。車轆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爲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爲車轆頭者。則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竝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軾。祭軌。軌與軾。於事同。今本作車。據孔疏改正。謂轆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軾。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軾是一事。故云。軌與軾於事同。謂轆頭也。又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轆頭謂之軾。又謂之軌。轆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轆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性莫九反。此章瀾瀾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作軌。則出韻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轆頭之說爲確。集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爲轍。轍非車上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成裕此說。足正唐以後傳注相沿之誤。又案毛傳曰。由轆以上爲軌。轆本作軸。古轆軸同聲。說文。軸。從車由聲。由與舟聲相近。故鄭風清人篇。呼車軸之軸聲如轆。今直隸人故軸誤爲轆。軌上當有濡字。寫者脫去耳。上章傳曰。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

以上凡言由者。皆水之所濡高下之度。此言由軸以上。亦謂水之所至也。軌者。軸之兩端。水由軸以上。則其深減軌。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曰。由軸以上爲濡軌。與上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文義正同。知非由軌以上者。軌承衡者最高。承軫者最下。但曰由軌以上。則其爲上曲而承衡之處。爲下曲而承軫之處。皆未可知。不可以定水濡之高下。故不得言由軌以上也。知非由軸以上爲軌者。由軸以上。乃水濡之度。上言水由軸以上。則下必言爲濡軌。始與上文相應。若無濡字。則義不可通。且上傳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涉與厲皆濟水之名也。此云爲濡軌。濡軌亦濟水之名。若去濡字。而但云爲軌。則軌之一字。不可以爲濟水之名。與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之義。參差不一矣。故不得言由軸以上爲軌也。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轉頭也。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于寶李軌諸人所見本。並作由軸以上爲濡軌。軌爲軸之轉頭。故有車轉頭之訓。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軸字始誤作軌。軌上又脫濡字。於是讀者不復知傳文所言爲水所濡之度。而誤以爲釋軌之名物。又以軌非軌上之物。而疑爲軾前之軌。唐石經因之。遂改軌爲軌。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韵矣。余曩時說此傳。以軌上不得有軌。曾謂由軌以上之上當爲下。段氏若膺聞而韙之。既而例以上傳由膝以上。由帶以上之文。則此傳所言。亦爲水濡之度。水之濡物。皆由下而上。則上非誤字。尋文究理。當是軸誤爲軌。軌上又脫濡字耳。今更正其義如此。惜若膺已沒。不及就正也。引之謹案。水由軸以上。則濡軸矣。經不云濡軸者。軸在軾下。爲軾所蔽。不若轉頭爲人所易見。故以

易見者言之而云濡軌。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滅者沒也。水由軸以上，則轆頭沒入水中，故曰滅軌。此與文選懷舊賦轍含冰以滅軌不同。彼謂寒冬水淺之時，乘車濟洛，轍中含冰，當謂水過轆頭，乃見其深。若水深，則豈但滅轍而已。晏子其深滅軌，乃狀其潢池之深，則是淺池而非深池矣。段氏合以爲一，非也。不言滅軸而言滅軌，亦以易見者言之也。猶少儀祭左右軌而不祭軸，但祭其易見者耳。又案由膝以上，謂水裁過膝，猶未至於帶也。由帶以上，謂水裁過帶，猶未至於胷也。故毛傳釋深則厲曰：由帶以上而韓詩曰：至心曰厲。見釋文。則去帶不遠可知。以此推之，由軸以上，亦謂水裁過軸，猶未至於軫也。至軫則不可以濟矣。水去軸未遠，則但謂之濡軌，而其度已明。若由軸而軫而較，皆在水中，則不得但謂之濡軌矣。

段氏經韻樓集曰：軌之本義，謂輿之下兩輪之閒也。輿之下兩輪之閒，成扁方形，是曰軌。軸之上爲軛，軛之上爲輿。引之案：輿以下之度，不得以軛以下之度。卑於由軛而軸而下至地。考工記曰：軛崇三尺有三寸也。則由軛至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深過軸而至軛，則必入輿。輿者人所居也，故傳以軛爲高下之節。引之案：軛在前者上曲而承衡，不可以爲節。曰由軛以下爲軌，如段說。軌謂輿之上，不作以下。則承軛，其高下之度無定，不可以爲節。曰由軛以下爲軌，如段說。軌謂輿之上，不作以下。則傳何不言由輿以下爲軌。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閒曰軌，自其廣陋言之，所謂徹廣六尺也。引之案：而云由軛以下乎。毛公曰：由軛以下曰軌，自其高下言之，引之案：徹迹之軌，以迹之左右兩端言之。內之空處無涉。毛公曰：由軛以下曰軌，自其高下言之，引之案：徹迹之軌，以迹之左右兩端言之。無以高下所謂軛崇三尺有三寸也。引之案：端，非謂由軛以下也。毛不言兩輪之閒者，毛意主高下，不主廣言之者。

隱也。引之案。輿橫而覆於上。輪縱而夾於旁。備言之。乃見扁方之形。若但軌亦曰徹。徹者。云由軌以下。而上不及輿。旁不及兩輪。則不成方矣。何以知爲扁方。此說其誤有三。傳文通也。中空而通也。軌徹以空方立名。非有物也。故必假輪與軌以爲言。引之案。段氏此說。其誤有三。傳文三言由三言以上。皆謂水之所至。今以由膝以上。由帶以上。爲水濡之度。而由軌以上。則但釋車軌之名。而不及水之高下。同一文義。而上下異訓。其誤一。傳文由軸以上。爲濡軌。今本誤作由軌以上。爲軌。軌字誤而上字則不誤。未嘗云由軌以下也。今改上爲下。而創爲輿下輪內爲軌之說。遍考書傳。皆無此訓。其誤二。經言濡軌。實有其物。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不可以言濡矣。傳曰濡漬也。謂轆頭入水。爲水所漚也。輿下輪內之空處。何物之可漚乎。其誤三。且高誘所謂兩輪閒者。指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處也。高氏之說。凡三見。一爲齊策車不得方軌註。一爲呂氏春秋勿躬篇車不結軌注。一爲淮南覽冥篇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注。夫所謂方軌者。方並也。軌徹迹也。鄭注考工記匠人曰。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徹廣是也。班固東都賦。方軌並跡。方猶並也。軌猶跡也。所謂結軌者。卽結徹也。管子小匡篇作車不結徹。徹者。跡也。高注曰。結交也。車輪之跡。來往縱橫。彼此交錯。故曰結交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彼此不能交錯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轅。東鄉將報。索隱引張揖曰。結屈也。軌車迹也。蓋車本西行。還車東鄉。則其迹亦屈曲而向東也。但可言還而不可言屈。則莊子胠篋篇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車軌與足跡並言。則軌之爲跡可知。所謂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者。謂卻走馬以糞。則兵車轍迹不交於遠方也。車迹可並列。亦

可邪交。邪交則相接矣。若輿下輪內之空處。雖值兩車相隨之時。而爲輈與輈所隔。是高所注軌字。皆謂徹廣。考工記車人職曰。徹廣六尺。謂兩輪所踞相距之度也。故高注曰。兩輪閒曰軌。正以在地之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方之處也。不然。則輿下空方之處。彼此不能相交。高注呂氏春秋結軌。何以曰結交也。車兩輪閒曰軌乎。必徹迹而後相交。其非謂輿下空方之處明矣。且高意若謂輿下空方之處。則其注必曰輿下至地曰軌。或曰輿下輪內曰軌。而其義始明。豈得但曰兩輪之閒乎。輪崇六尺六寸。輿下至地。不滿四尺。又豈得以兩輪之閒爲輿下至地之度乎。要而論之。毛傳本謂水由軸以上爲濡軌。非謂車由輈以下爲軌。則輿下之說無根。高注本謂兩輪閒之徹廣。非謂兩輪閒之空方。則輪閒之訓亦舛。至徹之爲車跡古今所同。乃亦以空方之處言之。謂爲中空而通。則考之經典。驗之傳注。無一合者矣。此段氏千慮之一失。學者勿爲苟同可也。

伊予來暨

谷風篇。不念昔者。伊予來暨。毛傳曰。暨息也。箋曰。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引之謹案。如傳箋說。則伊予來三字。與暨字義不相屬。今案。伊。惟也。來。猶是也。皆語詞也。暨。讀爲懺。懺怒也。此承上有洸有潰言之。毛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言君子不念昔日之情。而惟我是怒也。文四年左傳諸侯敵王所懺。杜注曰。懺。恨怒也。小雅彤弓箋。諸侯敵王所懺。釋文。懺。苦愛反。很也。說文作懺。火既反。云。怒戰也。火既